

挑起仇恨的“1400例”谎言面面观

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为迫害法轮功，抛出了诬陷法轮功的“1400例”谎言。中共利用对媒体的绝对控制，在全国范围栽赃陷害、移花接木，用种种貌似声情并茂的画面、场景，试图欺骗不明真相的中国人，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误解和仇恨。那么这1400例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

栽赃陷害，无中生有

利用威逼利诱，把一些从未修炼过法轮功的人的死亡歪曲成炼法轮功炼的，以达到栽赃法轮功的目的。这样的事情在整个造假中比比皆是。

如明慧网二零零一年六月十四日就登了王誉妻子的一篇题为《我丈夫从未炼过法轮功，却被列为一千四百例之一》的文章，文中说，她丈夫王誉一九八四年得乙型肝炎，在一九九八年肝硬化去世，本属正常死亡，却被中共江氏犯罪集团列为1400例之一，并在报上登出来白发人送黑发人。作者称：“我丈夫纯属正常死亡，根本不是炼法轮功炼的，他本人从未炼过法轮功。”

还有全国知名的“井架上吊”案，中共造谣说，死者是因为炼法轮功才上吊寻短见的。其实真实情况是：死者是吉林市郊的外来户（农民），以修车为生，由于没有正当的营业手续，修车工具被城管没收，他不堪巨大的生活压力，寻了短见。

周围人都知道，死者生前没有练过法轮功。在家属要告城管部门时，当地民政部门为政府部门开脱责任，给予抚恤，把死者说成是炼法轮功的。公安部门摆上白酒和有关书籍对死者重新录相。实际对法轮功略有了解的人谁都知道，法轮功学员禁止喝酒。但当时当地公安部门还不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在录相中露出破绽。诸如此类拙劣的谎言，稍微了解法轮功的人，都欺骗不住。

利用精神病人构陷

中央电视台曾播出了一个“马建民剖腹找法轮”的事例。真实情况是：马建民本人有精神病史，他是一个气功爱好者，但是练气功并不专一。当时社会上流行什么气功他就练什么气功，前前后后练了十几种。后来法轮功传到了华北油田，马建民又改练法轮功。法轮功讲学法修心，专一修炼，要求学炼者“主意识要强”，能够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这对有精神病史的人来说，是难以做到的。

有一天，马建民一个人在家，他的家人回来时，看到地板上有很多血，马建民死在了厕所里，肚子剖开，肠子外流。家人赶紧报案，之后尸体被送到华北油田总医院急诊科缝合。当时公安局的人明明知道：马建民死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家，究竟为什么会剖腹，谁也不清楚。可是为了迎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决策，讨好公安部，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，硬把马建民的死说成是“剖腹找法轮”。当时央视去马建民家编排节目时，马建民的儿子一再声明其父的死与法轮功无关，并且拒绝在电视上表演。但央视不顾事实，仍然一手编导了“剖腹找法轮”的骗局。

中共除了利用马建民的死栽赃法轮功

外，还把其他许多有精神病史的人的过激行为栽赃在法轮功身上，如：傅怡彬杀妻子、杀父母，实际上了解傅怡彬的人都知道，他早在一九九三年后就得了精神病，经常一丝不挂的到处跑，家人怎么管都管不了。把这样一个严重精神病人犯病时的犯罪行为，栽赃给法轮功，恐怕只有最邪恶的政权才能够想出这样恶毒的计谋。

再如：“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用铁锤打死父母”案，实际上，王是一个精神病人，这一点，在当地法院判决王与其妻子尹彦菊离婚的判决书上写的明白，以下是山东省新泰市法院（1999）新城民初字第245号民事判决书的部份内容：“本院认为，被告（王安收）婚前患精神病并隐瞒，婚后精神病多次复发，且经久治不愈，曾因精神病发作杀害自己的父亲，原告（尹彦菊）坚决要求离婚，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，原告离婚请求予以支持。”而中共邪党不顾事实，肆意颠倒黑白，把王杀害其父母的行为栽赃到无辜的法轮功身上，足见其邪恶的本质！也充分证明了这“1400例”的虚假。

另外，了解法轮功的人都知道，法轮功书籍中明确规定危重病人和精神病患者不宜修炼法轮功。更明确指出，杀生及自杀都是有罪的。大家都知道，精神病患者在患病期间是理智不清的，很可能做出伤害自己及他人的行为。

根据中国卫生部一九九八年的统计数字表明，中国有百分之五的人（约六千五百万人）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病和精神障碍，其中七成是重症精神病，约四十万人致残，生活不能自理。

如果把个别练过几天法轮功的精神病患者的自残行为归罪于法轮功，是不是更应该认为整个中共政权才是最大的杀人机器呢？因为所有这些人无一例外的是在中共政权的统治下生活、工作、学习，被灌输过它的思想理念。

许诺减免医药费，收买病人诬陷法轮功

中共迫害法轮功在全国是作为政治任务被下达下去的，有些地方为了完成任务或迎合中共上层，不惜以金钱为诱饵，收买不明真相的病人陷害法轮功。

如中央电视台曾播出了一个所谓的“罗锅事件”，说一个叫张海青的人练法轮功练出了罗锅。事实上，据张海青的妻子事后披露，当时张海青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，当时在医院排队挂号的人很多，他们排很远的队。这时来了一个中央电视台的记者，对当时排队的人说谁想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，就先给谁挂号，并且药费减半。因为张海青看病着急，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，并且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。结果是先挂了号，但药费没有减半。后来张海青的妻子也说中央电视台骗人，药费都是自己花的。至于张海青本人，从没练过法轮功，这一点认识他的人都

知道。事实上，炼法轮功不仅炼不出罗锅，恰恰相反，有许多罗锅病人，炼法轮功不久，几十年的罗锅都没了。如明慧网二零零一年



九月二十三日登出了一篇《法轮大法使 我二十多年的罗锅直立起来了》，文章中的作者是一个电器工程师，炼功两个半月，“二十多年的罗锅，从此直立起来，挺起了胸膛！”二零零四年二月三日明慧网发表的文章题为《只有三天，我二十年的驼背就伸直了！》的文章中，柳州市的吴维玉老人自述她二十多年驼背，弯腰九十度，炼法轮功只三天，驼背就直起来的真实事例。同时老人还披露了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八日，柳州市公安局《警视风云》栏目的两名记者和辖区的两名警察来老人家，要老人否认驼背是炼法轮功炼好的，被老人严词拒绝的事情。

被迫害致死，也要收入“1400”例

除了栽赃陷害、编造谎言外，为了编造“炼法轮功死亡”的证据，把被中共邪恶之徒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也收入“1400例”中。如：甘肃省武威县西阳小学女教师黄欣金，因坚持炼法轮功，被公安屡次骚扰，并被学校开除教职，停发工资。

后来当地公安把她劫持到精神病院，进行了二十多天惨无人道的迫害折磨，回家后又和家人软禁。十几天后，她的家人说她跳楼了。她丈夫报告了公安局，上了电视，说黄欣金练法轮功练出了精神病，跳楼摔死了。黄欣金遗体没做任何法医检查就被火化。

在中共搞的历次政治运动中，有多少无辜的人被逼死，而杀人凶手反过来受害者是疯子，这样的悲剧发生的还少吗？

不按法轮功标准做，不能算真正的法轮功学员

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。如同其它栽赃法轮功的谎言一样，中共的“1400例”不允许任何第三方的调查。中共既是原告，又是法官，还兼任了侦破和检察工作，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说话的机会，整个过程的本身就足以证明1400例是不可信的。

当然我们也不否认，在这“1400例”中，可能有人曾经练过几天法轮功的动作，

但是，法轮功作为上乘的佛家修炼大法，不是给人治病的，而是要求修炼者按“真、善、忍”标准修心性，做好人，这是主要的，祛病健身只是自然达到的效果。况且法轮功中也从来没有讲过“炼了法轮功，人就不会死了”。

法轮功祛病健身是有奇效，那也是在学炼者提升心性，努力按照法轮功要求的标准去做一个好人的前提下，才能够达到的。那些不按法轮功的要求去做，光练动作不修心性的人不能算法轮功学员，也达不到祛病健身的目的。对普通人来说，生老病死是客观的规律，不能把比划过几天法轮功动作的人的死亡，硬扣到法轮功的头上。就象一个人得了癌症，他注定要死了，他去医院治病，没治好，死医院里了，我们能说是医院给治死的吗？不能吧。这是同样的道理。

“1400例”反证法轮功的神奇

退一万步，先不说这1400例如何经不起推敲，就假定这1400例是真的，就假定全国炼法轮功的人数是中共迫害开始时所谓的仅有二百万人（实际上，一九九八年官方公布全国约有七千万到一亿人炼法轮功），从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九年，按中共造谣的死亡1400例算，平均一年两百人，即所谓的炼法轮功死亡的年平均死亡率仅为万分之一。

而根据《中国统计年鉴1996》，在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六年七年中，全国人口正常的年平均死亡率为万分之六十六，大大高于所谓的炼法轮功死亡的年平均死亡率；而据国内医药学专业期刊提供的数字，住院病人中因药物不良反应而死亡的死亡率至少是万分之二十四，也远远高于法轮功修炼者万分之一的年平均死亡率。退一万步说，假定这1400例是真的，那么它恰恰证明了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奇异功效，而不是其它。◎

王薄出事 北京警察退党



当年相识的一个小伙子，大学毕业去了北京市公安局，先在基层派出所当“片警”，后来调入分局，现在是科级。曾向他讲真相劝“三退”，他说，我们办公室里的互联网不封，是敞开的，不用翻墙什么都看得到，我知道的真相比你还多呢。

王立军出事我给他挂了电

话，问他对此事如何看？他说感觉困惑，一时还理不清楚，要看看“两会”的走势再说。

3月15日上午新华网发了薄熙来被免职的新闻，下午他打来电话，说自己用化名在大纪元新闻网站上登记退党了，遗憾的是使用的是化名，没敢用真名退，说明自己的勇气还不够。“用化名退，也不

知道对我这号做过缺德事的人管用不管用？”他忧心忡忡地说。

我宽慰他，如果你选择“三退”了，表明你已经抛弃了中共，今后金盆洗手不再跟着中共干坏事了。现在能及时抓住时机选择“三退”，这绝对是明智之举，真为你高兴。该担心的是那些还没退出来的人，越往后拖，恐怕机会越少，如果最后连用真名退也来不及了，那才遗憾呢。他说，继续听你的劝，回家让老婆孩子也都退。

怎么想通的？他谈了下面一席话：

王立军出事，我心里一惊。这几年，他们重庆公安在全国公安系统多火啊，王立军多牛啊，这说倒就倒了。我的第一反应是他手下的公安干警要跟着倒霉了。果不其然，后来传出王立军的亲信被薄熙来清洗，甚至丢命。我联想到自己，将来北京出事，我的命运会怎么样？有几分免死狐悲的寒心。

宣布薄熙来下台，我心慌了，有种大难临头的恐惧感。薄熙来是大太子党，而且挺强势的，真象演戏是的，说没戏就没戏了。他连着周永康呢，是不是也悬了？北京公安都知道，周永康和重庆薄熙来关系好，重庆来干什么，我们不敢怠慢。现在中央力查重庆黑幕，能不牵扯周永康吗？“两会”上周还提薄呢，我看周永康悬了。

周是全国政法委书记，这几

年，全国公安是在他领导下，从北京公安的情况就能知道，全国黑事少不了。重庆薄熙来、王立军的打黑他支持，如果打黑定性为黑打的话，周永康对重庆当然负有责任。周永康要是倒台了，周的成绩就得翻个儿。各地象重庆的黑案，都曝光，网上说的器官内幕要揭出来，党中央就悬了。重庆出事，北京现在还能压得住，北京出了事，中南海出了事呢？没治！出事就是大事。要命的事。

我知道，在司法界，数公安口最黑。哪个案子经查啊？干净的少！为造假证据，假口供，刑讯逼供是家常便饭。司法程序没开始呢，公安已经下结论了。罪名有的是上面授意的，有的是办案的警察给行贿方的对立面捏造的，拿谁的钱，替谁消灾，这是潜规则。公安侦查阶段把假证据做好了，后面的一切司法程序都得按照我们定下的结论调子去走过场，有时连法院都没撤。谁和我们找别扭，就抓他进去大刑伺候。有的案子，我私下和仗义执言的律师交过底，早定案了，别费劲了。公安局不讲话，也不讲理，就认二样“权、钱”！

公安系统不是一般的违法啊，在知法犯法、贪赃枉法，是掉头的罪。这几年作恶作大了，要说清算，头一个被清算的该是周永康。

看薄熙来和王立军鱼死网破的劲头，我们办公室的人都乍舌，真

狠真黑，翻脸不认人，不如社会上的黑社会。我是看透了，不出事便罢，一旦出事，谁还不是推得一二净！我们一线“干活”的警察是头号替罪羊，任务是我们执行的。那时候，谁为你说话？谁保障你平安无事？有朝一日，我上面的领导们也象王立军、薄熙来互相火拚，又“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”，你靠谁啊？！听说大头目都有外国护照了，随时开溜！我们往哪去？民愤民怨那么大，我都不敢穿警服带孩子逛街。嘱咐孩子少在外面说你爸是警察，怕孩子招灾啊。

现在最想求的，就是一家人平安。我上有父母，下有儿女，旁边有个整天劝我戒烟戒酒的老婆。他们围着我转，我是家里的顶梁柱。为了他们我想踏踏实实活着。求谁能保佑我平安？求谁也不行，没的靠！法轮功朋友劝了我好几年了，现在听特别入耳，让我头脑清醒了许多，人家是为我好。不管怎么样，善恶有报，“三退”求神保佑我们一家人吧。

挂断电话后，我把刚才警察对我说的肺腑之言在键盘上敲打出来，发到网上，为给其他警察看看。在中共面临解体之际，中共体制内所有的人，请你们摸着自己的良心，认真为自己做一个明智的选择。“三退”是为了你自保，请珍惜这稍纵即逝的机会。◎（苏久仁）